



医路有你

舒晗◎著

他，被后世尊为“医圣”，经历了怎样的一生？是如何当上太守的？又有怎样的儿女情长？

本书带你走近光环背后的张仲景，走近《伤寒杂病论》……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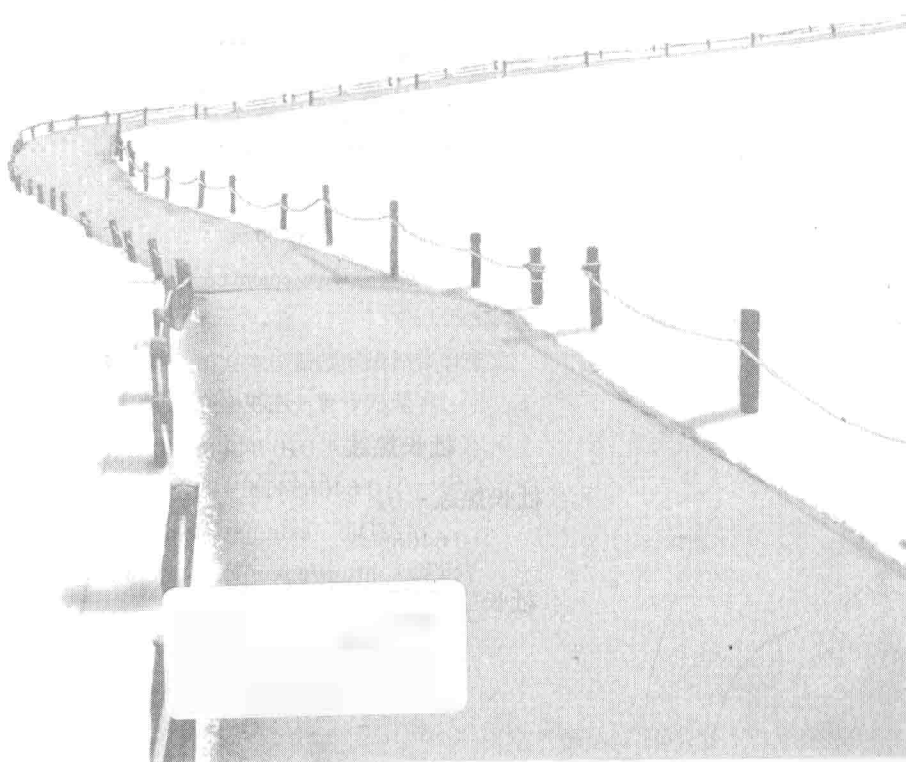
中医药出版社

匹路有你

三才九转孰解意，当归旋覆是前尘，
白头寄奴今安在？不留玉桂已枉然。

舒
晗
著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医路有你 / 舒晗著. —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132-1869-6

I . ①医… II . ①舒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4405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

邮政编码 100013

传真 010 64405750

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23 字数 365 千字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2-1869-6

*

定价 49.00 元

网址 www.cptcm.com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

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

书店网址 csln.net/qksd/

官方微博 <http://e.weibo.com/cptcm>

引言

Preface

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，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，也使我顿悟生命无常。原来，有些循规蹈矩的事情，尽管我们每天认真地去完成，无非是数量的累积，而有些小小的梦想，却可能因为偶然的变故，留下永久的遗憾。写写张仲景，就是我一直渴望去尝试，又缺乏信心和勇气的一件事。

仔细算来，自己留心张仲景这一题材已有四五年了。除了一些历史名人和医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外，我更多地关注了东汉末年的大环境，比如那个时代人的衣食住行、婚姻观念、社会生活等。我想知道的是，像张仲景这样的“圣人”当时过得怎么样？他是如何超凡脱俗的？结果我比较失望。因为年代久远，能获得的信息实在不多。

既然不能还原真实的张仲景，何不从文学的角度出发，在尊重相关历史人物（如刘表、何颙、华佗、王粲等）和事件（如黄巾起义、官渡之战等）的基础上大胆想象，更多地注重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勾勒？与其坐视这一医学巨擘在文学长廊缺失，或由不熟悉中医的文学人士去刻画，不如让我这中医出身又爱好文学的人来试试。毕竟，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林黛玉。仁智之见，想必读者是可以包容的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从下笔至今，心里始终是忐忑的。因为在中医人眼里，张仲景是神圣的！作为这个行业中的一员，我不知道，如此塑造我们的“代言人”是否妥当？历史和医学，更多的是关注一个人的成就，对于他凡夫俗子的一面，往往一笑而过。不管是青葱年少的博学与懵懂，中年丧子的感伤与无耐，还是官居太守的艰辛与苦恼，以及终生困扰他的医道与仕途的纠缠，我的想法是：宁离其圣，勿失其人。或许，在中医两千多年的发展道路上，还真有像张珠这样的女子，有幸与伯祖、仲景、华佗这些名医生活在一起，了解他们的愿望与挣扎，并成为他们从医之路上的一道风景。而我们今天看到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，就有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奇思妙想。

生命不息，医事不止。许多人感兴趣的中医常识和养生理念，在本书中多有涉及，相信有心人能感受得到。而一些医者的无能为力，则仿佛人生长河中的礁石，纵然溅起浪花，打湿了我们的衣衫甚至脸颊，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美丽。

感谢选择这本书的读者，愿意和我一起，共同体味张仲景“医圣”光环背后的悲喜情愁。感谢我的家人，和相识不相识的朋友，你们的点点滴滴，已融入书中的某个表情、某段思索……

舒 晗

2014年7月

目录

Contents

上 卷 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丁香地黄满庭芳

- 那时年少 /1
- 鸡舌生香 /9
- 巧探心事 /20
- 心痛隐隐 /29
- 谁人知心 /41
- 各行其是 /48
- 丧母之痛 /56
- 春暖花开 /68
- 少室一诺 /77
- 势如山崩 /87

中 卷 长成方知今世苦，辛夷附子不忍尝

- 痛断情殇 /97
- 两两不知 /108
- 时世多艰 /122
- 见不如念 /135
- 何必当初 /148
- 琴瑟和鸣 /161

- 医不自治 /173
- 百合情深 /184
- 相携入京 /194
- 此情依旧 /206

下 卷 余生入梦轻谈笑，薄荷狗尾绕心香

- 一念之差 /217
- 当头棒喝 /229
- 形同陌路 /242
- 乱世心暖 /254
- 节外生枝 /265
- 天有不测 /276
- 生离死别 /289
- 避乱荆州 /300
- 官居太守 /313
- 医依不舍 /325

书 后 /341

璧 伤 /345

仲景外篇一 /351

仲景外篇二 /357

上 卷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丁香地黄满庭芳

那时年少

“爷爷，我累了！”我拍了拍笑得有些发酸的脸，挽住爷爷的胳膊，嘟着嘴说。

“是啊，今天都累了！”爷爷转身看着我，无奈地笑笑：“乡里乡亲的，本不想惊动太大，可却闹了一整天。”

“爷爷，进屋歇着吧，我们收拾就好了。”大师兄玉成麻利地收拾着桌上的杯盘，顾不得抬头。

“是啊，放心吧！要不叫小卫子先走，他路远些。”说话的是二师兄。

“也好！机儿，你也回吧，这里就交给宁嫂和玉成了！”爷爷走到门口，回头嘱咐道：“珠儿，你留下。”

我不情愿地搬起一张凳子，说：“明早再收不行吗？”

“我来！”小卫子快步走上来，接过凳子，说：“你歇着吧！”

我一把夺过凳子，有些不耐烦地往地上一放：“你们干活，我敢歇着？”

话虽这样说，仍一屁股坐了上去。

我真是累了。爷爷的七十大寿，竟办了一天的流水席。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，说不完的吉利话，道不完的谢。唉！其实爷爷应该比我更累。

宁嫂一边收拾着门口桌上堆得如小山一样的寿礼，一边笑道：“人到七十古来稀，更何况这十里八乡的，爷爷帮过多少人，数都数不清，就算为讨个吉利也是要来道贺的。这可是大伙的一片心意！”

“我知道，反正我是实在支持不住了！”我敲着腿，耍起赖来。

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宁嫂低声对我说：“你去看看爷爷吧。”

我懒洋洋地起身，说：“好吧！说不定他早睡着了。”

蹑手蹑脚地靠近爷爷，只见幽暗的灯光下，他闭着眼睛，斜靠在榻上，像是睡着了。“珠儿，过来。”

“爷爷，原来你没睡着啊！”

“没有，陪我说会儿话吧。”爷爷睁开眼睛，眼里像是有泪光闪动。

我搬了把椅子，坐在爷爷身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。想起了你爹，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”爷爷昂起头，用力眨了眨眼睛。

爹和娘一直是刻意回避的话题。我四岁的时候，娘就不在了。我几乎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。七岁那年，家里突然冒出个爷爷，说是从山里回来的。八岁那年，爹说西边有战事，官军让他去做军医。爹走的那天晚上，搂着我坐了很久，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，叫我一定要听爷爷的话。他怎么那么狠心，至今连个音讯也没有。

“珠儿，还记得你爹吗？”爷爷摸着我的头，疼爱地看着我。

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在我心里，爹几乎就是一个遥远的称呼而已。我使劲想着他的模样，中等身材，脸不黑，每天背着药箱进进出出的，从早到晚难得跟我说句话，有时高兴了，就讲讲出诊的事，唯独很少提到娘。

“我老了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他？偶尔听人说起过，好像官军里闹过大疫，不好说啊！”爷爷的眼睛在灯光下越发昏黄。

是爹能不能回来不好说，还是疫情不好说，我不敢去想，嘴上却说：“别担心了，爷爷，爹是医生，他应该能照顾好自己的。”

“但愿吧！这些年战乱不断，他能活着回来就好。”爷爷期待地看着我，

像是等着我的答案。

我不知道。还是不说爹了吧。“对了，爷爷，今天来拜寿的师伯、师叔，我怎么都不认得？”我搜肠刮肚地想起一个问题。

“是啊，他们都多年不登门了，难怪你不认得。我从京里回来时，哪个不是怕惹麻烦，自然是躲着咱们了。”爷爷挤出的笑容里透出一丝寒意。

“从京里回来？您不是从山上回来的吗？”我越发糊涂了。

“傻孩子，那时候你还小，难怪不清楚。”爷爷清了清嗓子，看来是要给我讲讲过去的事了。“元嘉初年，有一次皇上感寒，怕冷，还头痛，虽经太医调治，十七天都没有好。当时的太医中，有咱们一位同乡，知道我，就说叫我去看看。其实，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大概是几个太医各有盘算，你看一天，他治两日，用药又不果断，才拖延下来。我不过开了一帖发散风寒的药，让人伺候着皇上服下，又多盖了层棉被，出了汗，也就好了。皇上很高兴，竟然封我做侍中。”

“想不到爷爷还做过大官！”我不知道侍中的官究竟有多大，反正伺候皇上的，肯定小不了。

“大官？不过是个奴才罢了。”爷爷看看我，继续说：“每天闲着，就听太医们议论。那些外戚飞扬跋扈，各显神通。皇上身边的宦官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个个算计着怎么笼络自己的人。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朝政，对老百姓的事压根也不上心，真是叫人心寒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我不关心皇上的事，只想知道爷爷怎么就不做官了。

“皇上得了病可以很快治好，可国家大事却不是我一个草医所能管得了的。整天被关在那牢笼一样的皇宫里，跟众多太医闲混在一起，哪有在咱这乡里自在，还能为乡民减少些病痛。”爷爷说着，颇有些得意地笑了，“于是，我找了个机会，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。”

“犯错误？什么错误？”我很好奇，一向小心谨慎的爷爷也会犯错？

“嘿嘿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一次为嫔妃针刺时故意出了点血。一向娇宠的嫔妃不依不饶，倒是皇上顾念我的好处，仅罚了三个月的俸禄。我刚好借故手颤，请老回乡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爷爷也会骗人。可我怎么记得第一次见你，不是从京里回来，而是从山上回来的呢？”想必还有什么故事，我盯着爷爷问。

“是啊，我哪敢回家啊。万一哪天官家又要找我可怎么办？我去了北边

的少室山。你的叔祖，医术不错，更通道学，在山上潜心修习。我们自采自食，谈医论道，你爹有时还送些东西过去，倒也自在了几年。”

“你去京里后，那几个师叔、师伯就各自散了，对吧？”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不记得他们跟爷爷学医的事。

“也怪不得他们。本想学点本事，讨个营生，赶上我自身祸福难料，早点脱身不是更好？”爷爷欠了欠身子，继续说：“人情冷暖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如今他们能来给我拜寿，也不枉我当年的传授了。倒是眼前这几个，懂事、勤快，也没有牵挂，虽年龄不大，或许将来……珠儿，你觉得哪个会有出息些？”

“我？”提起爷爷眼前的三个徒弟，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玉成自爹走的那年便跟着爷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无论是种田、出诊、晒药，还是喂鸡、打狗，就跟自己的孙子似的。有时回趟家，也待不了一两天，好像这儿才是他的家，我更是他的亲妹子。二师兄张机本是世家子弟，如今家里虽大不如前，可在这涅阳仍是数得上的。偏他自己放着好好的经书不读，愿意跟着爷爷学医。那个小卫子，虽名叫卫忠，可看不出一点忠厚样子来，好在最知道疼我，让着我。

这三个人，要让我说谁最有出息，还真是难！

“我可不知道。”我狡猾地反问道：“爷爷待他们个个像亲孙子，倒是自己说说，最看重哪个？”

“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玉成憨厚、勤快，可欠点灵气。机儿从小书读得多，稳重，最适合学医，可生在那么个家庭，未必肯甘心做一辈子草医。小卫子倒是机灵，就是不愿意吃苦，凡事总要讨个巧。”爷爷的看法倒是跟我差不多。“再看看吧，虽说三岁看小，七岁看老，可都还没长成呢！真说不好哪个是靠得住的。”

我看着爷爷稀疏的胡子，心里默念着：“可惜总不是自己的哥哥，否则都是好的。”

一大早，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宁嫂在院里院外忙碌着。这个宁嫂，从我记事起就在家里。看她年龄也就比我大十几岁，好像家里没什么人了。爷爷把整个家都交给她，倒也放心。

“珠儿，该起床了！”

我故意转了个身，懒懒地说：“再让我睡会儿吧！”

“昨天是睡得晚些，可太阳都老高了。爷爷快回来了，起吧！”宁嫂说这话时，应该是笑着的。

“爷爷快回来了？”我忙翻身坐起。爷爷是很疼我，可最不喜欢懒人。如果被爷爷看到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
院子里的香椿树已抽出了细密的芽，叶绿边红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心想，很快就可以炒鸡蛋吃了。

“珠儿，才起来呀！”二师兄走得很快，话没说完，人已经到了跟前。“小心爷爷训你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不怕挨训，你会这么早跑过来？”我最讨厌他们拿爷爷说事，转身进屋。最近二师兄来得都很早，比先前也勤快了不少。拽了拽有些短了的衣袖，我快速地收拾着自己。

“想必昨天累了，今天自然可以宽泛些。我也才起来就赶过来了呢！”他在院里高声说。

“那是要宁嫂管你饭了？”我笑着答道。

“正好，等下爷爷回来一起吃吧。”宁嫂不知在哪里应着。

“可有我的饭？”一步一跳进来的是小卫子。

“没有！”我冲到门口，高声说：“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他们一起问道。

“除非你中午不吃！”我一时想不起该提什么条件，随口说。

“看你吓的，我早用过了。娘怕我一上午饿着肚子，很早就起来给我备好了。”小卫子得意洋洋地说。

我怎么忘记了，他可是有娘的人，心里却暗道：得意什么！

“倒是要问问二师兄，你怎么没吃饭？莫不是家里下人都起晚了，赶着到爷爷这儿来讨饭？”小卫子就是这么嘴快。

“哦，不是。昨晚回家又温了会儿书，今早起晚了，所以不曾用过。”二师兄回道。

“那就一起吃吧！”爷爷背着手走进来。大师兄紧跟在身后，肩上背着一筐嫩草。大师兄本是邯郸人，早年全家逃避战乱来到涅阳，安置在二龙乡。因家离得远，爷爷便让他住在家里。

“等会儿吃过饭，小卫子去药圃把剩下的地黄栽完。玉成，你跟我去看一下熊亭长的水肿可否好些。机儿留下来整理一下药柜，有病人也可应对一下。”爷爷虽年纪不小了，可一点都不糊涂。他们几个都面带恭敬地答应着。

“珠儿，你帮宁嫂清点一下昨天的礼品，好好归置一下，记上几笔，总是要有来有往的。”爷爷快速看了我一眼说。

我答应着，心里想：好，我正愁没事做呢！

许是爷爷疼我的缘故，家里的大事小情，只要我愿意的，都可以看，可以问，却从来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。因此，从小到大，我的每一天都很随性。认字、织布、捡药、针刺，我都会，可样样都不精通。有时坐在枣树底下，呆呆地看着宁嫂缝衣裳，也是一个下午。

这么多茶点、吃食不说，需要存放的还有酒、茶具、绢等，虽轻重不一，可正如宁嫂所说，都是一番心意。

“对了，这是你二师兄送的，快看看是什么？”宁嫂好奇地打开手上的红绢包裹，里面还有一层，再打开，是一柄精致的玉如意，长一尺许，顶端为灵芝状。宁嫂笑道：“到底是家境殷实，送的寿礼讲究，还有孝心。”

“是啊，孔夫子收徒还要二两干肉呢！”我朝宁嫂笑笑。

她继续说道：“更何况他们这种人家。不过，难为他记得爷爷时常背痒，如意是最贴心不过的。对了，听说他家最近要有喜事了，已托人为他哥哥定下宛城功曹林家的大小姐，并已问过名。”这种消息一般宁嫂都是很灵的。

我不以为然地笑笑，说：“他们自然不会在儿女婚配这种事上马虎的。”

“是啊，人都是抬头看的。张家虽然大不如前了，可他们在京中的关系还在，指不定哪天又荣耀了。就是你，虽然与他们并非近支，可同姓着一个张，到时或许能借点光呢。”宁嫂满脸期待地说。

“看你说哪儿去了？跟我有何干系？再说了，等他荣耀时，我还不知在哪儿呢！”这话说出来自己就后悔了，可女子总是要出嫁的，随她笑去吧。

“我会荣耀吗？何时的事？”我正脸红，二师兄走进来，还煞有介事地问道。

宁嫂看都没看我，没心没肺地笑道：“我正跟珠儿说你就要有嫂子了，她却想得更远。”

“宁嫂！”我气急败坏地坐在一边，不理她了。

二师兄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家兄最近的确是好事连连。我还沾了点光呢！”

“快说来听听！”宁嫂故意不看我，说：“或许我也可以借点光呢！”

“宁嫂说笑了。我只是得了个小字。”他有些得意地说：“家兄名枢，字孟景，取《小雅》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’之意。我们的名既然‘枢机’相连，我的字自然也就有了。其实这些家父早就找人参谋过，不过如今家兄问名，我刚知道罢了。”

我虽读书不多，却很快反应过来，抢道：“那你就是仲景了！”

“就你聪明！不生气了？”他笑着看我道。

“本来也不是值得生气的事，就她嘴快！”我一边朝宁嫂伸了伸舌头，一边得意地看着二师兄。

“父亲本来希望我们兄弟二人好好读书，将来一起进京取仕，可我偏偏敬佩扁鹊。”

“于是你就闹着学医，想做神医了？”我打断他道。

“正是。‘望而知之谓之神’，想他四次见蔡桓公，每次都能慧眼识病，真可谓神人！取仕却要看人脸色，受人牵制，未免被动。学医只要自己用心就可以了，还可惠及他人，何乐不为呢？”许是激动，二师兄说着，脸都有些红了。

“这么说来，倒是你便宜了。”我抬头望着这位高我近一头的少年，暗自佩服他的主见。

“其实，我当初跟爷爷学医，还有一个原因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见爷爷从外面走进来，忙道：“下次讲给你听吧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趁爷爷午睡，我拉过二师兄问：“你那另一个原因呢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“还惦记着哪！”

我把手放在唇边，示意他小声点，然后拉着他来到院里的枣树下，“说吧！”

“我九岁那年，母亲大病了一场，找了好几个先生，都没看好。后来是爷爷开的方才好的，还施了针。于是我就决定跟爷爷学医了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我不太相信。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他微笑着点点头。

“你娘病了，你就要学医，那要是你娘想做命妇了，你不又要去取仕

了？”我歪头看着他，故意刁难道。

“看你说的。那就算我真的喜欢学医好了！”他说着，抬手捏下我头顶上的枣花，道：“我听人说爷爷有一本《胎产药录》，却从没见过，你可知道？”

原来他是有所图谋的，我顿时恼了。“你只告诉我为何学医好了，其他的不要问我！”

他涨红了脸，不好意思道：“我只是随便一问而已。”

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听大师兄叫道：“师弟，收药去了。”

我被晾在枣树底下，呆望着淡黄色的枣花，心想，爷爷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吗？我怎么不知道。

一天傍晚，我正在院子里收拾衣服，小卫子跑进来，手里拿着几束淡紫色的花，头上冒着汗，兴奋地说：“这天真是热起来了，地黄花都开了。”

我笑着迎上去，说：“是大师兄采的吧！他就喜欢地黄花。”

小卫子收住脸上的笑容，有些失落地说：“那么多地黄，难道只有他会采吗？”

我不解道：“莫非你也喜欢地黄？”

“爷爷说你喜欢那点甜味，我见花开了，顺便采了来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是啊，你也尝尝。”我顺手扯下一朵，用力吸了吸根部，虽没有蜜甜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

“不了，我还要早点回去呢。今天是爹的生日。”一抹夕阳照在他晒得有些发黑的脸上，半明半暗，可他的眼睛却极清澈。

转眼就要收麦了。有他们几个在，我和宁嫂虽不用下地，但也忙碌了不少。

天还没亮，我就听到大师兄在院里磨镰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爷爷和宁嫂也起来准备了。

初夏的早上，天还有些凉，我披了件短衫，送爷爷和大师兄出了门，心里不由泛起一丝暖意。农忙时节，他们都是先赶着帮爷爷干活，再忙自己家的。至于二师兄，他的家里根本不用他操心，更是一心扑在这边。爹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差别呢？看我，爹到底是我的亲人，他们怎么能代替呢！

鸡舌生香

麦收辛劳，饭食自然也改善了不少。

我跟在宁嫂身后忙碌，脑子可没闲着。爷爷每天淡淡地笑着，可心里究竟有什么秘密？一本叫《胎产药录》的书，我怎么从没听他提起过。

“宁嫂，爷爷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”我试探道。

“秘密？”宁嫂不解地看着我说：“珠儿，你虽然年纪小，可这家里哪有什么秘密瞒着你？”

“家里可是你做主？”我盯着她看。

“我？”宁嫂笑着说：“这个家里穿衣、吃食是我来安排，田里、药圃的事爷爷说了算。你要说我做主，也算做一点主吧！”

“可我连你多大都不知道？我又为什么叫你嫂子呢？”我故意盯着她看，料她不敢打诳。

“这也算秘密吗？”宁嫂笑出了声。她笑起来还是好看的。“我是新野人，生于汉安二年，家里虽不宽裕，倒也不愁吃穿。永寿年间，因为战乱，我和爹娘失散了，就再也没见过。我逃到涅阳，饿昏了，被你爹救醒，他收留了我。我一个无亲无故的人，有个住的地方总是好的。”宁嫂淡淡地说着，眼里似蒙上了一层雾。

“那我为什么叫你嫂子呢？”我觉得她好像并没有嫁人，盯着她问道。

“唉，说起来话长。我小的时候，爹和一位要好的朋友定过婚约，把我说给了他的儿子。可没过几年他就得了疟疾去了。你说我算嫁过呢，还是没嫁？”

我发现，说这话时宁嫂的眼里满是迷茫，却忍不住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另外找个人呢？”

“傻丫头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！”宁嫂苦笑道：“定过婚的人，就不能再随便找别人了。”

我不服气地哼了一声，“简直是不讲理！当年卓文君新寡，不就跟了司马相如吗？”

宁嫂眼前一亮，盯着我问：“珠儿，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”

“这你别管，反正她是改嫁了。”我为自己能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而高兴。

“可那毕竟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，如今一切都已不同！”宁嫂放下手中的活，呆立了一会儿，淡淡说道：“算了，不去想了。我如今也挺好。守着你和爷爷，心里踏实。”

我知道自己可能惹她伤心了，忙问了那个当前最关心的问题：“家里可有一本叫《胎产药录》的书？”

宁嫂摇摇头说：“我虽不识字，却也常听爷爷说起一些医书。这个名字，并不曾听过！”

“你肯定？”我紧盯着她的眼睛问道。

“肯定！”

我不再追问，心想，或许这对她来说也是个秘密，或许二师兄的话只是随便说说，根本信不得。

一天上午，我正在梳理宁嫂织剩下的线，听得外面有人急声叫道：“先生在吗？快救救我家内人。”

我起身出去一看，一个黑壮的男子立在院子里，背上趴着一个女子，脸色惨白。这个时候，爷爷他们都在地里忙着，大师兄被请去南里给人换药了，哪里有先生在啊！

见那人万分焦急，我定了定神，说：“这位大哥，先别急，她怎么了？”

“我家内人流血不止啊！”那男子带着哭腔说。“她本来身子就弱，最近想是麦收太累了。”

没等他说完，我打断道：“可是月事不好？”

那人见我并不推辞，索性一边轻轻将女子放在地上，一边说：“她前两